

一部中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官雎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诗经·关雎

贺享雍/著

重庆出版社

一个位高权贵的夫人
苦寻

道路



官
睢
关
睢

贺享雍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睢关睢/贺享雍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ISBN 7-5366-6165-7

I. 官... I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725 号

官睢关睢

贺享雍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刘梁伟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00 千 插页 6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册

ISBN 7-5366-6165-7/I·1143

定价:23.80 元



一个才华横溢，一个位高权重，一个情海死盟，在家庭大厦倾斜的危情时分，她该何去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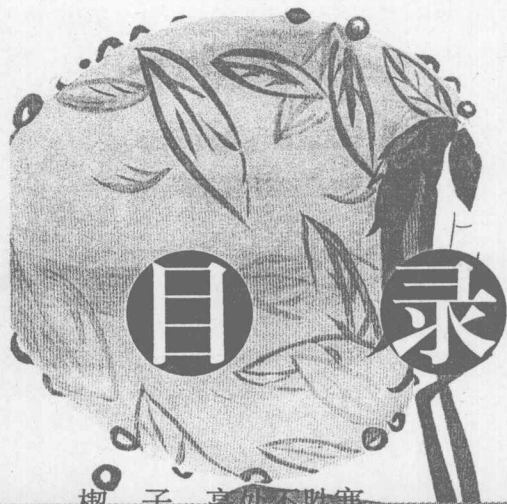
这是一首哀伤悲悯的生命挽歌，也是一首对人间真爱的崇高礼赞。迷宫式的结构艺术，多角度、复调式的叙述方式，直逼人性深处的心理描述，优美生动的语言，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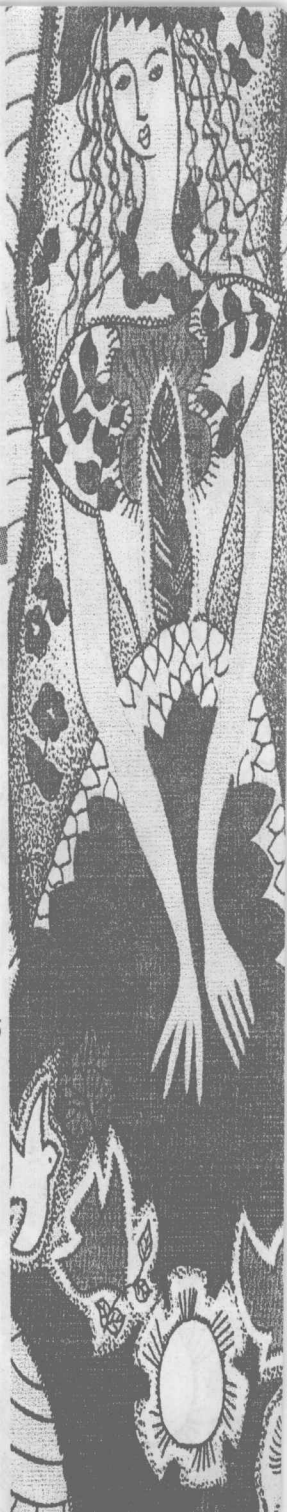
朱晓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C市市长顾平的夫人，在一个群众性团体也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顾平在长期的领导地位上，养成了对妻子颐指气使的脾气，加上对权力的攫取与追求，逐渐泯灭了作为自然人的本能需求。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使刚进入中年的朱晓惠感到生命正在萎缩。在一次观看演出中，一首粗犷、奔放的巴山情歌唤醒了她沉闷、孤独的心扉，使她回忆起了发生在二十一年前的一场初恋。在她去那个男高音歌手兼导演的欧阳火灿家里取歌碟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和这个相貌粗犷感情热烈的歌手发生了婚外恋。一次偶然的机会，男歌手得知了朱晓惠的真实身份，迅速地逃避了朱晓惠对他的爱。无意中，丈夫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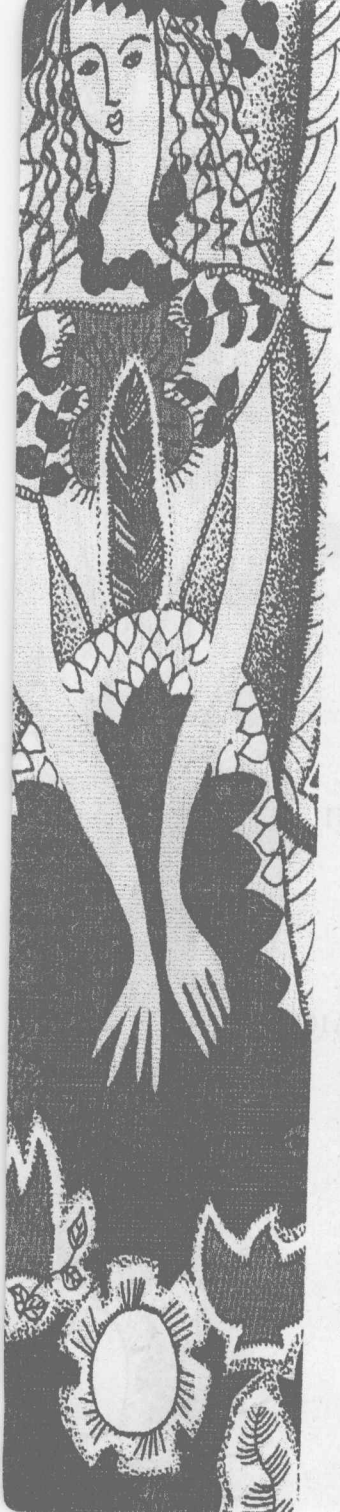
了妻子红杏出墙的事，朱晓惠对丈夫提出离婚，但顾平出于面子和地位的考虑，拒绝了妻子的要求，但夫妻间的冷战越来越厉害。在这种近似于守活寡的生活中，朱晓惠突然想去看看她二十一年前的恋人。在朋友帮助下，她终于来到大巴山深处的那个小县城，见到了正处在贫穷潦倒中的初恋情人，当她得知她的初恋情人正是因为她才落到现在这个窘况时，她决定把他接到C市，用自己的善良和爱心帮助他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然而，正当他们的感情开始复苏，心灵一步步靠近时，一场由人精心布置的车祸巧妙而不留痕迹地结束了朱晓惠的这一切……



楔子 高处不胜寒

- 第一章 市长夫人的神秘情人 \5
- 第二章 欢乐场中的贵妇 \13
- 第三章 情歌惹了祸 \21
- 第四章 佳丽不是工具 \29
- 第五章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37
- 第六章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51
- 第七章 关雎关雎 \61
- 第八章 十八相送 \67
- 第九章 情感 \79
- 第十章 鸳鸯蝴蝶梦 \93
- 第十一章 给市长戴了“绿帽子” \105
- 第十二章 顾市长的成长史 \117
- 第十三章 官场的游戏规则 \127
- 第十四章 真女人 \143
- 第十五章 偏向虎山行 \155
- 第十六章 思念是一种病 \169
- 第十七章 节外的事 \181
- 第十八章 蠢蠢欲动的老狼 \191
- 第十九章 又到别离时 \199





- 第二十章 痛并快乐着 \209
- 第二十一章 情变 \221
- 第二十二章 躲难 \229
- 第二十三章 想用老婆做交易的市长 \237
- 第二十四章 想起伊人 \247
- 第二十五章 又向虎山行 \259
- 第二十六章 旧梦依依 \267
- 第二十七章 兼葭凄凄 \277
- 第二十八章 残酷造物主 \293
- 第二十九章 嫁了市长 \299
- 第三十章 爱的付出 \311
- 第三十一章 重新开始 \319
- 第三十二章 洒向人间都是爱 \325
- 第三十三章 市长是怎么性冷淡的 \339
- 第三十四章 情无限,爱无限 \349
- 第三十五章 犀牛望月姐望郎 \365
- 第三十六章 神秘电话 \381
- 第三十七章 爱神过后是死神 \389
- 第三十八章 结局扑朔迷离 \403

楔 子

高处不胜寒



这个故事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有时，它就像一股气憋在我心里，恨不得推开窗户，对着天空大声呐喊几句。我知道，如果我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的灵魂将会不得安宁。

我毫不讳言地说，我将要对大家讲述一个市长夫人婚外恋的故事。这个市长就是我们城市的市长，当然，这里的市长夫人，也就是我们这个城市被称为“第一夫人”的那个女人了。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名字：朱晓惠。

这个故事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有时，它就像一股气憋在我心里，恨不得推开窗户，对着天空大声呐喊几句。我知道，如果我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的灵魂将会不得安宁。

是的，我必须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像每个作家都遭遇过的类似经历一样。

我要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并不因为朱晓惠特殊的身份。不错，罩在市长夫人这顶“王冠”上的荣耀与辉煌，会令多少的女人垂羨与倾慕呀！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那深深的宅院里，在那象征着荣誉与地位的光环下，一颗孤独而寂寞的心呢！从我听说了她的故事那一刻起，憋得我心里难受的就是这种说不出的沉重与苍凉。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理解了中世纪西方国家那些贵妇人与骑士间发生的风流韵事，也理解了元微之笔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那些无数嫔妃们的盛衰之感和荒凉之意了，对那些从古到今发生的“咫尺长门闭阿娇”的事，也更感到难过和悲伤了。

当然，迫使我憋不住要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的原因，还在于这个叫朱晓惠的女人，曾经是我的学生——一个在二十多年前，做着作家、诗人梦的文学青年。她曾经是那么虔诚地把她的习作给我“批评指正”，曾经充满崇拜地把我邀请到她的家里，把我介绍给她的家人，并留我吃饭。她也曾在本市举行的文学笔会上，用她清脆动人的嗓音，为我们朗诵《诗经》中的《关关雎鸠》，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每当她那悠扬宛转、抑扬顿挫的朗诵声回响在耳畔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的美丽画面，我的耳际间不仅响起了那“关关”地叫着的鸟鸣声，眼前更掠过了在那沙滩渚洲、荒郊野地上以及一片片丛林之中，一对对青年男女无拘无束地尽情狂欢的景象。我那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晚会上朗诵这首诗，后来我问过她，她把一头美丽的秀发往后一甩，毫不作作地告诉我说：“我喜欢诗里面男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喜欢他们那种不受拘束的

个性！”哦，原来是这样！我不但记住了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她的话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

因此，当我听到她的噩耗以后，我感觉自己背上有一股冷风袭了过来，觉得是那么突然，又是那么痛苦。也正因为这样，每当我在睡梦中看见她款款地向我走来时，却不是后来她成为市长夫人后，那副端庄、成熟的形象，而是那个在晚会上朗诵《关关雎鸠》的热情而又略显顽皮的少女——秀气的脸庞，小巧端正的鼻梁，微微上扬的眉毛下，透着几分天真活泼、纯真好奇又不乏聪明睿智的目光，再加上一头漂亮的、瀑布般的秀发。

是的，就是这副天真和纯洁的样子，没有哀怨，没有悲伤，可是，谁又能想到她的后来呢？

现在我决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我将尽量做到把故事讲得客观一些，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可能要变换一些角度，这可能会给喜欢传统阅读方式的读者，带来一点不方便。不过不要紧，我相信好的读者是具有非凡眼力和智力的。

好了，请你跟随我一起走进故事吧！

为了节省你宝贵的时间，我就从参加完我的主人公——市长夫人朱晓惠的追悼会后，在回家路上遭遇的神秘汉子的跟踪讲起吧……

第一章

市长夫人的神秘情人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又过了一会，等心情彻底平静下来以后，才对那人说：“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我从殡仪馆出来时，一个铜盆大的落日正挂在焚尸炉巨大的烟囱上，一缕缕血色的光芒从我的背后照过来，涂抹在我前面的道路和建筑上，人影和建筑都被拉扯得变了形，有些狰狞可怖的样子，给人一种朦朦胧胧，如真如幻和神秘莫测的感觉。我的耳旁还响着追悼大厅的哀乐，我的手插在衣袋里，紧紧地攥着那张刊载有朱晓惠遭遇不幸的报纸，这报纸还是三天前就被我放在口袋里的，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上面的文字：

本报讯：今日下午，我市东风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市XXX联合会主任朱晓惠同志不幸罹难。

据目击者称，下午6时15分，朱晓惠同志下了班正往家

走，身后一辆“宝马”轿车忽然像喝醉了酒的醉汉一般冲了过来，当即将朱晓惠同志撞在车轮下。当记者赶到现场时，朱晓惠同志的尸体已被运走，肇事车辆已被扣留，据现场处理事故的交警介绍，肇事司机在惨剧发生以后，还满嘴酒话……

我记得当时看见报上的标题时，眼睛里就像掉进了一粒沙子，怎么也不肯相信。我把这篇简短的交通事故的报道一连看了两遍，觉得有股冷风从背后袭来，目光有些毫无表情地盯着报纸。接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喑哑的、沉痛的情绪，笼罩在了心头。我想：怎么就是她呢？怎么就是她呢？这么想着的时候，眼前就浮现出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文学朝圣者的形象：大大的眼睛，秀气的脸庞，小巧端正的鼻梁，充满探询和天真纯洁的目光，这目光现在在我心底越来越明亮，最后变成了针，刺得我心里一阵阵作痛。我想：真的是这样吗？可是这是白纸黑字，容不得任何人怀疑。在这样的時候，我已经忘记朱晓惠市长夫人的身份，眼前晃动的，老是那个影子，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我也不知道究竟悲什么，只觉得阳光这样明媚，人群这样稠密，别人可以死，她却不应该死，因为她曾经那样虔诚地崇拜过我，因为她对我朗诵过《关关雎鸠》……因此，当我从悲痛中醒过来以后，我就决定今天去参加她的追悼会了。

我怀着悲伤的心情低头走着，不知不觉走过了公共汽车站，醒过来时，才发觉已经走了半站多路。我想，反正没事，就干脆慢慢地步行了起来。当夕阳从焚尸炉的烟囱上滚到先前为朱晓惠举行追悼会的建筑后面时，我已经走完了三站路，这时，我才回头看了一下，突然发现我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走着一个人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这汉子一头嬉皮士

的披肩长发，一脸络腮大胡子，一副大墨镜遮住了大半个面孔，两只手插在裤袋里，那模样就像从哪儿走出来的黑社会老大。他见我回过头，也立即站住了，我虽然看不清他的目光，可却分明感觉到他在注意自己，我心里吃了一惊，急忙回过头加快了步伐。但是，我感到自己走得快的时候，背后的脚步声也十分清晰沉重，当我回避车辆和行人走得慢的时候，那人的脚步声也减弱甚至停顿下来，好像我们两人的腿是连在一起似的。我禁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人又像先前一样，见我回头，又马上站住了，而且目光直直地看着我。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尽管我在纸上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去厮杀搏斗，可以让魔鬼嗜血成性，也可以让义士杀人如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我见那人鬼鬼祟祟的样子，立即联想起了影视剧中那些抢劫、绑架、杀人的情节，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汗毛直立了起来。幸好我这时已经到了32路公共汽车的站口，我立即冲进候车的人群中，决定不再走路了。我挤到人群的前面，这才松下一口气来。可是，当我回头一看，那人也几步跨了过来，站在了人群中。我的心马上又紧张起来，可还是尽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人也把身子斜靠在站牌的不锈钢柱子上，轻轻地吹着口哨，神情比我还轻松得多。我摸不清那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跟着我，可我觉得那人肯定是冲自己来的。

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没等车停稳，从前门冲上了车，但就在我上车的同时，那人从后门也挤进了车厢。

但不管怎么说，我这时放心多了，心想，即使这人是冲自己来的，车上这么多人，他也不敢怎么样。但32路车很快就

到站了，我现在需要换乘 16 路车去植物园，然后从植物园转车回家。我刚刚从前面车门下来，那人从后车门也下来了，我的心又立即悬到了嗓子眼上，现在，我已经更明确了这人是冲自己来的，可是，我实在闹不清自己欠了别人什么，命案？情债？钱财……都没有呀，那么，这人为什么要紧紧跟着自己呢？是认错了人，还是受人之托？但不论哪种情况，我突然紧张得要命起来。虽然我刚刚从殡仪馆出来，那儿的环境给人优美和宁静的感觉，但一回到眼下的红尘世界，我还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还不想马上去和朱晓惠为伍。想到这儿，我想报警，可这时理智还没有彻底被吓糊涂，我想，报什么呢？人家既没有对自己表明意图，也没有动手，难道能对警察说有人跟着自己？可是，如果不报警，万一就在前面，他就对自己动起手来了怎么办……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我打了一个激灵，急忙抬头看去，脸顿时青了，腿也打起哆嗦来——原来拍我的正是跟踪自己的那个人。我正要喊叫，那人突然低低地叫了我一声，然后轻轻地说：“老师，别怕，我是好人，不会害你。”

我听见那人喊我老师，声音亲切充满敬意，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可还是不肯相信地望着他问：“那你跟着我干什么？”

那人警惕地朝四周看了看，仍然用压低了的声音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又过了一会，等心情彻底平静下来以后，才对那人说：“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那人说：“可是我认识你！再说，认不认识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必须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

我见那人语气恳切，态度和蔼而且急迫，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于是就说：“什么事，你说吧！”

那人又朝四周小心地看了看，这才回头对我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

我说：“什么地方？”

那人想了想说：“你跟我来！”

我踌躇了片刻，确信那人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了，这才尾随他去了。

那人走过了半条街，见旁边有一家茶坊，急忙把身子闪了进去，然后回过头等待我。我见状，也只好推开玻璃门，进去了。

那人感激地对我笑了笑，我看见了他露出的雪白的牙齿。然后，那人让跟过来的服务小姐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雅间，等服务小姐端来两杯香茗以后，他告诉服务小姐不要来打扰我们，等服务小姐出去以后，他还过去闩上了门。

等他回来坐好以后，我怀着几分好奇而神秘的心情，开始对那人询问了起来：“说吧，搞得这样神神鬼鬼的，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人说：“我叫聂立荣，你肯定记不得我了。二十年前你到我们那个小市来，给我们文学青年讲课，你还给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默默耕耘，金色的秋天就会到来！”说着，那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看出他的笑很真诚也很善良，与他的外貌很不相称，我努力回忆了一下，确实想不起他来了，于是就尽量用了平静的声音说：“我真的想不起你了，你怎么认出我的？”我想说：难道二十年来，我没有变化？